

B229.2

1

呂氏春秋卷第十

鎮洋畢氏校本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 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 昏危

中旦七星中 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

壬癸 壬癸水日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高

陽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暎氏之子曰 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 注高陽氏舊本作湯氏訛

今改正又循 其蟲介其音羽 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

左傳作脩 漫與曼鬻音義同皮漫胡謂 律中應鐘其數六 應鐘陰

皮長而下垂亦似閉固之象 律中應鐘其數六 律也竹

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其
日律中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

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之若有若無者為朽也其祀行祭先

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内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祭祀之内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藏也

○案淮南時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日訓作祀井五日立冬水冰地凍也故

也日始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為蜃虹陰陽

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堂也左个西頭室也乘玄

輅駕鐵驪玄輅黑輅鐵驪亦黑象北方也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順水

色食黍與彘屬也其器宏以弇宏大弇深象冬閉藏也是月也以

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故多在是月也謁

告也。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盛德在水王北方也。立冬之

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六里之郊。還乃

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

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日原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

凶。月令作命太史釁龜策。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

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必察知之則行其罪罰

無敢彊匿者。月令作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揜蔽古本

月令是下有月也二字宋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裘溫服優

尊者故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

成冬也天地閉冰霜凜烈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

行積聚無有不斂城郭城郭坳益也令高固也戒門閭修

鍵閉慎關籥固封璽璽讀曰移徙之徙門閭里門關籥

作管璽作疆鄭注云固堅璽印封也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塞要

所以固國也關梁所以通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

塗也塞絕蹊徑為其敗田紀數也正二十五月之服數遣送衣裳棺槨尊者厚

薄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審慎也營營上壘之小大高

之服數舉重者則其餘皆正可知也營度也上墳壘塚也度其制

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

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程法也月令

也工師上有命字

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蕩動也

必功致為上物勒工

以考其誠

物器也勒銘工姓名著於器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

工有不當必行

其罪以窮其情

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斷其詐巧之情

是月也

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

齒列也蒸俎實體解節折謂肴蒸也祈求也求明年於

天宗之神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

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

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注班齒列即周禮之正齒位也舊本倒作列齒誤又體解亦缺體字又求

明年於天宗之神倒作之神於天宗今皆改正

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

大割殺牲也祠

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公

社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句苾其

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

金正蓐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

官稷為木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

月農夫空閒故勞犒休息之不役使也○舊本大割下有

有性字月令無案注亦與月令同今刪饗月令天子乃

作臘舊本先祖作禱祖亦據月令及本注改正

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

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師長也賦稅也無或敢侵削眾庶兆

民削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以為天子取怨于下稅斂重則民怨故取怨于下

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此為天子取怨于下者故行其罪罰無赦貸也孟冬行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亾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發泄

使民流亾象陽布散○發泄月令作上泄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

蟲復出

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

範五行豫恆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燠若之徵也秋金氣干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恆寒若之徵也

孟冬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

謂也

續漢書禮儀志下注引此不以物害生不以物害死兩句皆有物字

此二者聖人

之所獨決也

決

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重慈親之愛其子

也愛心不能忘也續志注慈作若以下文觀之慈字是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

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言

不忍棄之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重

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計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

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

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僕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於

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

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扣讀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

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

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譬之若

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

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

矣。得薄葬之情也。舊校云避一作備下同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

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

以相矜尚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為葬者侈避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侈

靡者以為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故事而

徒以生者之誅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

孝子之重之不怠重尊怠懈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

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

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民之於利也犯流

矢蹈白刃涉血盭肝以求之盭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

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醜恥其

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

於亂盧云疑此下當有世字蓋言聖人在上治平之世猶有貪利而冒禁者況於四海鼎沸之日其又

誰為禁彌猶益也國彌太彌猶益也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

之體如魚鱗也施施玉於死者夫玩好貨寶鍾鼎壺濫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

冷也。○梁仲子云：壺濫劉本，作壺鑑。注同。案集韻：鑑，胡暫切。周禮：春始治鑑，或從水，亦作鑿。鑿，故左傳：襄九年正義引周禮作鑿。盧云：案墨子節葬篇云：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槌壺，濫戈，劔羽，毛齒，革寢，而埋之。凡兩見。蓋亦器名。注似凡說慎勢篇作壺鑑。云：功名著乎盤，孟銘篆著乎壺鑑。輦馬衣被，戈劔不可

勝其數。其字衍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從送也。以送死

人題湊之室。室，柳藏也。題湊，複系。案漢書霍光傳：便房黃腸題湊。注引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

系棺外，故曰黃腸木。棺椁數襲。襲，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

頭皆內向，故曰題湊。石以其堅，炭以禦溼，環繞也。○案積炭非但禦溼，亦使樹木之根不穿入也。姦人聞之，傳以

相告。告語也。傳續志注作轉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不能

止其發掘。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

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賂不渝變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

喪載之以大輶大輶車也羽旄旌旗如雲僂僂以督之珠玉

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飭有雲氣之畫僂蓋也

案禮記檀弓下云制絞衾設蕙翣為使人勿惡也注云

蕙翣棺之牆飾也此作僂或音同可借用此飭字義皆是飾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

之紼引棺索也禮送葬皆執紼以軍制立之然後可制法以此觀世觀世

猶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於死人不可也苟便於

死則雖貧國勞民舊校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

為也

節喪

三日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木藪生曰林也

續志注山下有陵字林下有藪字

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

賓階阼階也若為都邑之制

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

可也去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

瞬者穎川人相視曰瞬也一日瞬者謂人臥始

覺也。瞬與瞬同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文賦引作萬世猶一瞬

人之壽久之不過百

之續志注作久者

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

慮謀也

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

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

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拍拍發也拍之必大富世世

乘車食肉

謂拍墓富而得爵祿故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

人必相與笑之以為

大惑

惑悖也

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

續志注作而為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

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也無不亾之國者是無不

拍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亾矣宋中山巴亾

矣趙魏韓皆亾矣其皆故國矣

續志注作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

自此

以上者亾國不可勝數

上猶前也不可勝數亾國多也者字續志無

是故大

墓無不拍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

續志注世作猶

君之

不令民

令善續志注句上有今夫二字

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

鄉里之所釜甌者而逐之。以釜甌食之人皆欲討逐之。甌舊甌旁作九字書無攷。

顧亭林引作甌注云甌同今從之史記蔡澤傳遇奪釜鬲於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甌

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甌居官循治人而祈美衣侈食

之樂祈智巧窮屈無以為之窮極於是乎聚羣多之徒

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

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有人自關中來者為言姦人掘墓率於古貴人家旁相距數百步

外為屋以居人即於屋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從其外觀之未見有發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噫孰知今人

之巧古已先有為之者小人之求日夜不休必得所利

利無所不至初無古今之異也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

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

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蓋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

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也又蓋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此之謂也

堯葬於穀林通

樹之

通林以為樹也傳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堯葬成陽水經注言之甚晰又案劉

向云葬濟陰上隴山續征記在小成陽南九里通典曹州界有堯冢堯所居其說皆非羅莘路史注以墨子云

堯葬蛩山之陰王充云葬冀州山海經云葬狄山或云葬崇山皆妄之甚

舜葬於紀市不變

其肆

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墨子云舜葬

南已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已案路史注云紀即冀故紀后為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

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尤失之梁伯子云困學紀

聞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闔伯
詩云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

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是

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費財也非惡其勞也

惡猶患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

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

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隄舊校云一作阪隄則同

乎阪隄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謂凡愛

之眾多厚葬之知所以愛之者寡言能儉葬者少也故宋未亾而東豕扣東豕文

文公厚葬故豕被發也齊未亾而莊公豕扣莊公名購
豕在城東因謂之東豕齊未亾而莊公豕扣僖公之父

以葬厚 國安寧而猶若此 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亾乎
豕見發

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

危之其此之謂乎
使見發掘之謂○續志注作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

不可以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厚葬矣

此言不知鄰類也
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為政不

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
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

人之危殆故曰 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加其所
不知鄰類也

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
比方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

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
非猶罪也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

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

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故反以相非以下似魯季

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璊璠收

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孔

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以璊璠收收斂者也孔

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上曰以寶玉收警之猶暴骸中

原也璊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

當以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徑庭歷級非禮也雖

利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然以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

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為賈

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為字

此無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

人間訓皆作寢邱無之字而名甚惡惡謂丘名也

史記滑稽傳正義引此同有垢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此見

淮南注此注自謂寢邱名惡非有缺文荆人畏鬼而

越人信禱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禱可長有者

其唯此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

○後漢書作其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

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

以異乎俗也眾人利利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於俗也五員亡荆急求之

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處

則未聞多知將問所以自竄也○案高氏注淮南地形訓云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此何

以云處則未聞此山今在河南輝縣西北與山西澤州相鄰也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

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

東南嚮而唾欲令之吳也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

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老稱也刺小船方

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則不肖

告。丈人不肖告解其劍以乎丈人。子一作獻曰：此千金之劍

也。願獻之丈人。也獻上丈人不肖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

者，爵執圭，祿萬檐。檐與檐古通用，今作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

猶不取。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檐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為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

故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劍為。舊校云：猶一作尚。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

舊校云：何一作曷。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五員過於

吳。過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

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

以爲爲矣

何不有爲言無不爲也江上丈人無以爲矣無以爲乃大有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

○案注當云乃大有爲於五員也

而無以爲之名不可

故曰而無以爲也脫兩爲字

得而聞也

聞知也

身不可得而見

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司城

官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

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

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

子

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

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

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

其所取彌精精微妙也
彌麤疏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

原原故國廣巨兵彊富舊校云
一作充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

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凶湯武用

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其祝曰從天

墜者墜隕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

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舊校云收
一作放孫云

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揚子雲羽置其一面更教

獵賦引此收竝作拔舊校當是一作拔

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紕紕緩賈誼書諭誠

循緒舊本蝥作螯誤紕疑與杼通注訓為緩非是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

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梁仲子云李善注人

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

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拍池得死人之骸吏

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

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

主也。也與邪古通用御覽八十四作邪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

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骨有肉曰骸無曰枯又況於人乎。或得

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人於

物也無不材。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

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

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

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孫云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作

持杖杖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倚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柱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

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蓋約此文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

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

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

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為務也。仁人

之得飴。飴以養疾侍老也。侍亦養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

取鍵也。跖盜跖企足莊躄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鍵。牡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案淮南說林

訓。柝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注牡門戶籥牡。此云鍵即牡也。黏牡使

之無聲。又開之滑易也。

異用

異狀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之無禮又開

呂氏春秋卷第十

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章乃錫校

吳承志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鎮洋畢氏校本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案淮

南天文訓昏東壁中旦軫中
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昏

旦時皆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

於南方
說在律中黃鐘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聚於

羽黃泉之下故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

益壯地始坼
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鶡鳴不鳴虎始

交

鷓鴣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鷓鴣月令古本作曷旦今

本作鷓旦淮南作鷓鴣

天子居

玄堂太廟

太廟中夾室也

乘玄輅駕鐵驪

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

說在孟冬

命

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

有司於周

禮為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主地圖與民人之教故命之也

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

是謂發天地之房

房所以閉藏也○且泄古本月令同今本作沮泄釋文不為沮作音注疏

亦無解然則沮字非也音律篇亦作陽氣且泄

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

發泄陰氣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喪也

命之曰暢月

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

暢月

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閤謹房室必重閉

闔宮

官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宮令
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門閭蔡邕
月令說作門闈云闈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門宮
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闈尹所主知當作
闈兒月令問荅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

尊卑一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
者也酉醞米麴使之

化熟故謂之酋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
授酒材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與蘖必得其
時則酒善也○注酉醞米麴及故謂之酉兩酉字舊本
皆作酒訛又麴與蘖必得其時舊無與字案上云秫與
稻則此亦當相配且與下注數六物相合也
又舊本疊得其時三字案亦衍文今去之 湛饔必潔

水泉必香湛漬也饔炊也香美也炊必清潔水泉善則
酒美也湛讀潘釜之潘饔讀熾火之熾也○

潘釜未詳陸德明音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
子廉反異於高讀

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稊稻麴蘖水火也

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人故

祈祀是月也農有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

取之不詰詰誅也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取疏食田獵

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疏食野虞掌山澤之官也故教導之也其有侵奪

者罪之不赦必罰也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

五十五故曰日短陰陽爭諸生蕩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也諸蟄伏當

至在牽牛一度也生者皆動搖也○案鄭注月令云蕩謂物動將萌牙也君子齋戒處必弇弇身欲

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弇深邃也寧靜也聲五聲也色五色也屏去之崇寂靜也

陰陽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處必弁以其所居言之今月令作處必揜身蓋與仲夏文相涉而更誤矣
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猶成也芸始生荔挺出蚯

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芸蒿菜名也荔馬荔挺生出也蚯蚓蟲也結紆也麋角解墮水泉湧

動皆應微陽氣也○鄭注月令云荔挺馬籬也與此異

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

是月也竹木調物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

○案周禮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

堅濡調此注調意正同又物與劬刃忍古皆通用有是取柔劬者此則取其堅劬也汪本乃改作調均非是

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

闕門闕也於周禮為象魏門閭皆塗塞使堅牢也

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

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

炎上故其國旱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也夏氣行秋令發泄故雷動聲也○氣霧月令作氛霧此疑訛

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

事以干水故瓜瓠不成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成有大兵來伐之也

多疾癘春木氣木生蟲故蟲螟為敗食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泉減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

疾癘也○月令減作咸古通用左傳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或作減又不為未減王肅注家語云左傳作咸梁

仲子云羣經音辨咸有胡斬切一音消也史記索隱司馬相如傳上減五下登三韋昭說作咸又疾癘月令作

癘

仲冬紀

二日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聽受

也故賢主之所諗不肖主之所誅也

賢主說忠言也不肖主反之春秋傳

曰忠為令德非其人則不可況不令之尤者乎故被不肖主之所誅也

人主無不惡暴劫

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

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溼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

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

美成也

人時灌之則惡之

惡其灌之

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

者也

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者也

荆莊哀王獵於雲夢

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

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此楚莊王也不常有哀字說苑立節篇渚宮舊事御覽八百九十皆作

楚莊王是穆王子也或有作莊襄王者亦誤

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

奪之

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以殺隨兕者之凶故劫奪王代王受殃也○

隨咒說苑

作科雉

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下陵其上謂之暴誅

之誅子培也

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

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

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為故也故曰願王察之也

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

為代王殺隨咒故死也

荆興師戰於兩棠

大勝晉

兩棠地名也荆剋晉負故曰大勝

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

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

於車下

於王車下奪王隨咒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舊本請賞於下脫吏曰人之有功也於八字

又軍旅下行曰字今據御覽刪補

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

之名觸死亾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

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上犯

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故

古書也比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

與王爭隨兇而奪王也故伏其罪而死。罪殃王令人發平府而視

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申公子培

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

不知不為沮。勸進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瘡。齊王湣

王之疾子瘡病瘡也○梁仲子云論衡道虛篇作齊王病瘡瘡蓋即周禮天官疾醫之所謂瘡首也。盧云案瘡首

常有之疾未必難治此或與消渴之消同。使人之宋迎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又引作病瘡。

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猶已

也愈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

非怒王怒讀如強弩之弩○日抄引作弩激之弩則疾不可治○孫云御覽六百四十五

治作活與下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合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

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

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

為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

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

言故不解履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甚怒不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

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已除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

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

三日三夜顏色不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界

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文摯非不知活王

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為太子故

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此事姑妄聽之而已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大

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猶回也雖名為諸

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為樂生

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生為故曰無為樂生也○注欲字疑衍 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

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污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北走也

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

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衛也國有士若此則可謂

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之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

者當其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

○若此士者得之固難幸而得之矣又患在於人主不能知之所謂以眾人遇之也注殊失本意有與又同智讀曰知墨子書皆如是吳王欲殺王子

慶忌而莫之能殺

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

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

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

能乎

惡安也

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

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

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

焚之而揚其灰

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孫云李善注文選鄒陽獄中上書作執

其妻子燔而揚其灰

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

○左氏哀廿年傳云慶忌適楚

此與吳越春秋皆云在衛

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

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

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

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渡

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摔之投之於江

浮則又取而投之○孫云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賦摔之作摔而浮則作浮出如此

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

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

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

便事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

義此文訛案吳越春秋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夫粹而浮乎江三入三

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未

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

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

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以取吳國之

也貴富衛懿公有臣曰弭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育子

之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

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

使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遂潰而去翟人

至及懿公於榮澤

○左傳韓詩外傳七竝作榮澤當從之

殺之盡食其肉

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嗚盡哀而止曰

臣請為禪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

禪表也納公之肝於

其腹中故曰臣請為禪者也

桓公聞之曰衛之亾也以爲無道也今

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

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

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

非徒徇其君也

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

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

者也

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

也者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

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

問於跖曰盜有道乎

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

跖曰奚啻其有道也

夫妄意關內

關閉也

中藏聖也

以外知內此幾於聖也○案妄意關內於文已足不

當復有中藏字淮南道應訓作意而中藏者聖也疑後人以淮南之文旁注關內下後遂誤入正文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

成大盜者天下無有

無有成大盜者

備說非六王五伯

備具也說道也

非者譏呵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
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也以為堯有不慈

之名不以天下與育子丹朱而反舜有不孝之行詩云

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遂禹有淫涵之意禹甘旨

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

之故曰有淫涵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殷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

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骨肉相殺以大世皆譽

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六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故死而操金椎以

也此之謂也注引論語殊不切故死而操金椎以

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敲

敲擊也辨說六王五伯之闕而欲見敲其頭辨如此不音

若無辨也敲舊本作穀注音敲作音敲又一本作音

穀竝訛段云說文敲擊頭也口卓切錢詹事云敲不成字當爲穀之譌說文敲从上擊下也孫氏說同盧案廣

韻敲敲竝苦角切是其音正同也今俱改正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

上謁告也上君也語曰葉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 上執而將

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

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

不誅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 荆王聞之乃不誅也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 齊

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

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也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

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也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染鼓醬也

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

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注迂甚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

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

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

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

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置立也用法

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為淫虐以亂天下故曰不若無法也

○注法當以法句有脫誤其意蓋謂立長建善不當徒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

長遠也短近也

今之於

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

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

古昔也後來也

古今前後

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莫喜數

犯我以義違我以禮

文王武王之子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莫喜說苑君道

篇作筭饒新

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

與之居不安之也曠

序一作筭蘇
察之使我從義入禮則不穀
得不危也焉○案曠猶久也

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非猶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莧諱為五大夫也申侯

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所謂從而不違

也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不以吾身遠而不穀喪焉也注疾疹左傳作疾痰

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

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

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速行申侯伯如鄭阿鄭

母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君之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為也

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

也上猶前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悼公

之子調和也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

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

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

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

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釣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

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為太公望使為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大岳之裔

○注吾望公之久矣史記齊世家作吾太公望子久矣宋書符瑞志太公望本名呂尚文王至磻谿之水尚釣

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云云蓋本尚書緯帝命驗之文梁

仲子云注蓋引左氏莊廿二年傳姜太嶽之後也而偶涉隱十一年之文周公旦封於魯周

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

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

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

削弱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

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霸也

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恆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覲

也覲裁三十四世而也自魯公伯禽至頃公雖為楚考烈王所滅適三十四世也吳起

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

外謂北邊也武
侯文侯之子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案

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
止車而望西河○後觀表

篇止車而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

下有休字
釋天下若釋躡釋棄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

之曰子不識識知也○抵與技同君知我而使
我畢能

西河可以王能以致君於王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

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秦將取之

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聞西河畢入秦

秦日益大畢由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疾

惠王往問之

惠王武侯之子。座舊作痊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

作座與史記商

君傳合今從之曰公叔之病甚矣

嗟疾甚矣案御覽兩

引皆作公叔之病

甚矣今據改正

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

鞅願王以國聽之也

御庶子爵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言其智計足以

相社稷能使

用而從也

為不能聽

為御覽作若

勿使出境

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

令他國得用之也

故曰勿使出境

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

出

視公叔疾

而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

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

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

不悖為悖
悖者不自知為悖
故謂不悖者為悖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一日李冬之月日在癸亥

案說

韓之

神文其甚與介其奇狂律中大呂賦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

許德裕
陳謨校

品刃春林卷第十一

歸外正命壽食外

歸外正命壽食外

歸外正命壽食外

歸外正命壽食外

歸外正命壽食外

歸外正命壽食外

歸外正命壽食外

歸外正命壽食外

歸外正命壽食外

歸外正命壽食外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鎮洋畢氏校本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季冬夏之十二月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也。此書發舊竝從務案說文從攷今竝改正

昏婁中旦氏中

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氏東方宿

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訓氏屬宋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

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

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陰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功故曰大呂也。注所以旅陰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

衍今刪去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鵲

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雉雉雞乳

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乳卵也○舊本作天子居立

乳雉雉誤今案注當與月令文同今改正堂右个个東頭室也乘立駱駕鐵驪載立旂衣黑衣

服立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立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

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

畢冬之氣也出土牛令之鄉縣得立春節出勸耕土牛

於東門外是也○注其畢冬之氣也其字衍又令之鄉
縣疑是今之郡縣案續漢禮儀志亦於征鳥厲疾乃畢
季冬出土牛此云立春節說又異也
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
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也○

月令無行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
字地字

將捕魚故命其長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
也天子自行觀之

盛也復或作複凍重象也○月令作水澤腹堅舊本於
此下又有一堅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

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令告民
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

出五種出之於窳簡擇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
月令作命農無司

字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
晝擊土鼓吹邠

詩以逆暑仲秋夜逆寒亦如之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
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

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
內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

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之薪燎也○寢廟月令作郊廟案注所云燔柴之禮是郊也下文寢廟始注云祖廟則此處正文亦必本與月

令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

故曰日窮于次也月遇日相合為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曰朔故日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

故曰星迴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

八宿更見于南方是月迴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于牽牛故曰星迴于天也

正夏數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是月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專於農民

無有所使農事將起獨於農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民無所役使也

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時令所宜者而行之○月令與公卿大

夫共飭國典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

姓者太史乃次其列位國之大小賦斂其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

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句龍也稷田官之神謂列山氏子柱與周棄也享祀也乃命同姓之

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供令宰歷

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

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眾故命之也○令月令作命正義云宰小宰

鄭注云歷猶次也此注以宰歷連文似誤或歷字衍掌字舊本脫今補凡在天下九州之

民者無不咸獻其力咸皆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

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是

之令也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 季

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降

介甲之蟲為妖災也金為兵革故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四鄰月令作四鄙 行春令則

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調故胎養

天傷國多逆氣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

釋火氣炎陽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時之徵也

季冬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義何難之避也臨患忘

利道而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也視死如歸易有如

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

以其義高任大一國之君不能得友

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

大者定天下其

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

一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一國遽伯玉段干木是也

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

務勉賢也

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得賢而任之故佚於治事也

齊有北郭騷

者結采芻捆蒲葦織菀屨

舊本作屨屨校云一作菀履今據尊師篇定作菀屨

以養其母猶不足

猶尙也

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

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

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

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

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

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

○次分字衍說苑復恩篇無

辭金

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

有閒無幾閒也

出奔過北郭騷

之門而辭

辭者別也

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

適

適之也

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

奔走也

北郭子曰夫

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亾豈不宐哉亦

不知士甚矣晏子行

行去也

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

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

○嘗舊本作當訛今從說苑改正焉彼作者

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

當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

身死白之也。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

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

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

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

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

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

郊。駟傳車也郊境也。駟各本多作驛李本作駟案文
十六年左氏傳楚子乘駟杜注駟傳車也與此合今

從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

也曰嬰之凶豈不宐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
北郭騷不得

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爲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凶豈不宐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舊本正文嬰之凶上有晏字。衍今據注刪去。

士節

三日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凶。

公文

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

周流天下窮矣賤矣。

窮一作貧。舊校云。

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

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

能以貧賤有人也。

不能其易。

不能以富貴有人也。

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

力能霸德不能王也。

晉文公反國。

舊校云。一作反入。

介子推不冑受賞自

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

丞佐

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魏犨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

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

膏澤

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案傳載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自為詩而懸於公門

之事說苑復恩篇以為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說尚可通歌辭與此及史記晉世家新序節士篇所載各不同

梁仲子云橋死疑是槁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橋字文公聞之曰嘻此必介子推

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

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舊本簦誤從艸又注音登二字亦與高

似注不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
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噁日
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

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曰○梁仲子云列子說符
篇亦作爰旌目後漢書

張衡傳作旌督注云一作爰精目并引列
子亦作精目又新序節士篇作旌目訛將有適也而

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

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

旌目曰噫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

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
黔敖為食

於路有人戢其履菅菅而來黔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為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旌目其類也○菅菅而來禮記檀弓下作

買買然來鄭人之下韃也韃邑名也義則未聞○吳志伊字

子云說文婚籀文作慶略相似古音附錄以革旁作者云古昏字未詳盧云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

此昏疑即漢志陳留郡之東昏縣正鄭地鄭人下昏或即說韓滅鄭一事觀下云韓荆趙更可見鄭人之即韓

矣莊躄之暴郢也莊躄楚成王之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

外傳四補史記禮書竝有莊躄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

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躄為盜於境內以為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為楚成王時

則又在前所未知何據若史漢則以躄為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杜氏通典邊防三馬氏通考南蠻二辨其

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為定獨困學紀聞考史據韓

非漢書以將軍莊躑與盜名氏相同是二人此未敢信

盧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豪伐

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躑華陽國志南中志云

楚威王遣將軍莊躑伐夜郎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

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舉郢

韓非言為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躑起楚分為三四皆與

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蔑之死與躑並言案秦殺唐

昧昧即蔑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躑當威懷時亦可見

此注或本作威因形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

近而誤成未可知也括軍於長平阬

其四十萬眾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

卒眾庶皆多壯矣○盧云壯傷也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

以避死避猶免也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

爰旌目巴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

謀豈不遠哉

介立

○一作立意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舊校云磨一作靡注亦同堅與赤性之有也○各本

今案不見所為注豈脫漏歟字唯朱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

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猶此也倍百人為豪○舊校云豪士一作人

豪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

國在遼西殷諸侯國也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

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

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

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

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係召公就

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共頭水名○案共頭即共首山名在漢之河內共縣而與之

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宐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

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為私邑也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

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謔異乎哉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

而不祈福也時四時所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

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宋邦又本作壤壤亦傷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

而遽為之正與治也遽疾也上謀而行貨阻且而保威也

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依持也疑是阻兵杜注左傳阻恃也保亦當訓恃

以為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宣揚武王威殷之夢

以喜眾民○案事見周書程寤篇今已亡御覽五百三十三載其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

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柏械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

之大命于皇天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

紹續上帝此其事也
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

不為苟枉。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

也。漫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

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莫不有輕義重身也。有

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武王為以全其忠也。

○注忠疑當作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

輕重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以身為人者為人殺身。

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芻其喉，愚夫不為也。今

以義為人殺身故
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
奚何也不知

曰如此其重也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

不辭其患
士為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
豫讓公孫宏
○避是矣

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
智伯知豫讓故為之報讎言士為知己者死也

孟嘗君知公孫宏故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

賀
舉國皆賀國中喜可知也
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

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
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
湯

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
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癸之
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

子也武王周文王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
桀夏失天下之王帝皋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
王文丁之孫帝乙之子也
○注文丁舊本作太丁訛今

據竹書紀年改正

孔墨布衣之士也

孔子墨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

不能與之爭士也

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

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

來猶致也

必自知之然

後可

可者可致也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

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

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

告語也故事也

范

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

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

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

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句是國士畜我也○是舊本多作

謂則當以所謂連讀今從李本作是義長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

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

乎孟嘗君為從關東曰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

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

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也晚後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往行公孫宏敬

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

孫宏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或作恥恥辱也觀公孫宏云何也公孫宏見昭王

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

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

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

妒士犬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妒士何如公孫宏

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慙為人君

不得意則不屑為人臣

○舊本慙上脫不字又屑訛作肖案戰國齊策云得志不慙為

人主不得志不肖為人臣今據補正

如此者三人

有此者三人也

能治可為管商

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

○策作能致其如主霸王句順

如

此者五人

有此者五人也

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

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

臣公孫宏白謂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

○七人策作十人注殊贅

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

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

明論

公孫宏敬諾公孫

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

○策作大國也

孟嘗君千乘也立

千乘之義而不可凌

凌侮

可謂士矣

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

之謂也○策作可謂足使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

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涪灘涪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

循其情慳也涪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涪灘也○案今謂始皇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塘以超辰之法推之

知在癸丑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為辛酉
而此猶云澗難者失數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跳辰
周禮馮相係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
故武帝太初元年班固謂之丙子者後人卻謂之丁丑
矣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

良人君子也

文信侯

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

圓在上犬矩在下

圓天也矩方地也

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

古之清世

清平

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

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

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

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

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旨私聽使耳

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也公正智不

公則福日衰災日隆盛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

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故曰倪而西望之也○倪與

睨同李本作兒注跌與眈同周禮大司徒日東則景夕

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史記天官書日眈

漢書天文志作日跌謝云此句文與上不屬又下一段

亦不當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冒進青莽為

在此篇

參乘○舊校云一作青莽案李善注文選陳琳荅東阿

王賤引作青莽梁仲子云漢書人表作青莽子水

經汾水注作清泚今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類象青

新刻亦改作青莽矣

莽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

且有事

言將殺囊子○選注無吾字是長者讓自謂也

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

且為大事

○選注作子今日為大事

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

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

為可

適可得死也

乃退而自殺青萍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

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萍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

○舊云一作廉孝案廉孝二字與此無涉必尚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總校王詒壽分校

許德裕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鎮洋畢氏校本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

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

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

經猶道也

以寒

暑日月晝夜知之

知猶別也○舊本以寒下衍以字今去之

以殊形殊能異

宐說之

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譯之也

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

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

合和也平成也

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舊校云一作平也者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上有

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風有八等水

有六川○淮南地形訓作水有六品後六川作六水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

其星角亢氏鈞平也為四方主故曰鈞天東方曰蒼天

其星房心尾東方二月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

野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

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婺

女虛危營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也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

室衛西北金之季也將即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陰故曰幽天東壁

北方宿一名豕韋衛之分野奎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昂

婁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顛天昂畢西

畢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注昂畢上當有胃魯之

分野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嚮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也為

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南方曰炎天其星輿

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鬼柳七星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

名鶉火周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

之分野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周之分野翼軫一名鶉尾

楚之分野○注張翼軫南方宿舊脫軫字又南訛作北

今改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兩

河之間為冀州晉也

東至清河西至西河

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

河出其北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

濟經其南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

南為揚州越也方為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
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在今太山

郡是為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阪之南河曲之

東嶽也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

農華陰縣是為西嶽也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

警如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注末七字舊本缺據李善注文選魏武帝苦寒行所引補又誘注淮南地形訓云孟門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脫何謂九

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吳伐楚楚左司

馬請塞直轅冥阨以擊吳人者也○大汾淮南作太汾注云在晉此何以云未聞冥阨淮南作澠阨彼注云今

崖也趙之鉅鹿廣阿澤也。郭璞注爾雅晉有大陸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爾雅本無趙之鉅鹿

而有魯之大野周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大

余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良氣所東方曰滔風震

所生一曰明庶風○淮南作條風東南曰熏風○翼氣所生一曰清明風

風案淮南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

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西南曰淒風坤氣所生一

涼風南方曰颶風兌氣所生一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

風○淮南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何謂六川○河水赤

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

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岷江水出
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

注自塞北東流水經注北作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
外又下作直遼東無至字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水道八千

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淮南注

作陸無水水盛徑小水萬數內乃注之也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

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極

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

移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不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遠道外道也故

明大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近道

也乃參倍于上下曰高也當極之下分明不寘曜統一也故曰無晝夜○注下曰疑是夏日不寘疑是不冥

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

也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眾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引之有皮黃葉

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注引舊作豕字訛案海

內南經云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欒其木若蔞其名曰建木在窳窳西天

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易曰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故曰大同也眾耳目鼻口也眾五穀寒暑也此之謂眾異

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舊校云斟一作堪注亦同案堪或是斟字會集也盛也聖

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斟輪萬物聖人總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

以形天地之初始成形也雷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為電始生時也陰陽材

物之精陰陽皆由天地陰陽例萬物也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

皆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其所樂故曰之所安平也

有始覽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也黃

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螻螻蛄螾蚯蚓皆土物。注螻螻蛄舊本作蛄螻今補正

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法土色

尚黃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

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

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

色白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赤代火者

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

水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舊校云徙一作見天為

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

應和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應擊大角而小角和言

類相和平地注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水流溼者先濡火就燥者

然先山雲草莽水雲魚鱗舊本誤作角鱗吳志伊字彙補載之徐仲山謂魚鱗之訛今

案唐宋人類部所引皆作魚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

皆類其所生以示人御覽八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伐為首棘楚以戮

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此偏不為孝文王諱何也案老

注亦不明訓罰疑討罰戮人舊作戰人訛今改正禍

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自從也凡人以為

也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案覆巢舊刻獸食胎則

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疑當作不物之從

同不可為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君同則來

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從父雖親以黑

為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芑芑昧昧○舊本皆不重案文

引皆重此注亦然今據改正因天之威○舊校云與元○符言上仁篇淮南

同氣芑芑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

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

同元王者同義同仁霸者同力同武力也○文子勤者

同居則薄矣同居○義也○淮南竝作同功○義粗惡也其智

彌精者其所同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故

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

同皆有合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舊校云

一本作桀爲惡而眾惡來

商箴云天降災布祥竝有其職以言禍福

人或召之也

職主也召致也

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

未必亾也召寇則無以存矣

存存也

凡兵之用也用於利

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

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

足止人攻

治則爲利者不攻矣

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

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

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應同

○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篇目複舊校云一名應同今即以應同題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

尤者多故句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

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凶鈇

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

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扣其谷而得其鈇○扣

舊訛作相今從列子說符篇改正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

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

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皐以帛綴甲公息忌○舊校云一作忌謂

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
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
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
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
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
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
令官爲甲無以組用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
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
○孫云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爲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

案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醜惡其

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

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

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

投者鞦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

者憚以黃金注者殲列子黃帝篇注竝作掘殲作其祥潛文義各小異此投字無攷淮南說林訓又作鈺

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

內掘○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拙內語更簡而明

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

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兩事皆見去宥篇老聃則得之矣

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

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

廢絕○舊校云聖王一作聖人世主多盛其歡樂○舊校云歡一作觀大其鐘

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

凍餒天膳壯狡汔盡窮屈○狡與佼同說見仲夏紀加以死虜攻無

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

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溼
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庫
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

○與墨子非攻

篇意同

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

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
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
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
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
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閒故賢王秀士之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

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其與

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言善言，辯別也。造父始習於

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梁仲子云：列子湯問篇造

父之師曰秦豆氏，此大豆當讀秦案。蠶門，即逢蒙。荀子王霸篇史記龜策傳皆同。漢書人表作逢門，子莊子作

蓬蒙。法言學行篇作逢蒙。音薄紅切。鹽鐵論能言篇作逢須。唯今本孟子乃作逢蒙。御大豆射甘

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徙，以得深術。不徙之所以致遠

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徙之故。御射得御可以致遠。追

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

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

在乎白事之非惠子也

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見不屈篇

公孫龍之

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

○說偃兵見應言篇梁仲子云空洛

之遇事見後注辭篇作空雄地名豈亦空雒之誤歟

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

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公孫龍孔

穿翟翦皆辯人○二事亦見注辭篇

聽言

五日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

○梁仲子云淮南記論訓

作一饋而十起

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

欲以問知所不知也故曰

通乎已情欲之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物不爭愉易平

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舊校云一作以因然而然之使夫自

言之舊校云言一作寧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

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

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以冥為明以亂

為定以毀為成以危為寧也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

殷周以亂而亡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不可為忠而忠故悖不可勝舉故人主之性舊

校云一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過也其所

不疑者不可而行之故以為過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者

不敢施故不為所以知者不可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

施而必為故曰過於其所以知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

行之以度量揆之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

其慎所不疑審所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已知故不失過也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

天下而試禹惡安試用也何以得斷之於耳而已矣耳

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本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

之情惑眩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成

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奚何

也及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知其上其不知則

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暮學賢問三

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昌盛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

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夫不知者而自以為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名不徒

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存其國也傳曰

不有君子其能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國乎此之謂也

之道礫落不凡惟義所在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

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

不深知賢者師法之也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也主

賢世治則賢者在位在上上自主賢世治主不肖世

辭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

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絕○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二十年而始皇帝繼為王又二十六年始為皇帝所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未

為皇帝之時注非是亂莫大於無天子○亂字舊本脫在上注內今據

觀世篇改正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

休息○舊校云休一作暫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

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也所處

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得賢則欲而得為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

而玉○梁仲子云水經渭水上注引作太公釣茲泉孫云御覽七十又八百三十四竝作茲泉舊本句末

王字脫亦從御覽補文王千乘也紂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

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諸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也

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

齊民凡民非一故言諸眾○舊核云令一

作合案觀世篇亦作令注令猶使也

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

能可盡

可盡得而用也

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

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

上矣

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也○案勝書說周公見精諭篇齊桓魏文二事

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訛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

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古書也名者爵位名也實者功實也詩云有暍淒

淒興雲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暍陰雨也陰陽和

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

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案

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雨以班孟堅靈臺詩

祁祁甘雨為證錢詹事曉徵作漢書攷異據韓奕篇祁

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有訛又段明府若膺

云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者興雲祁祁

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正三

相似案錢段二說極是然觀注意亦似本作興雨

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

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

也。○無公後務大篇作無功公亦功也古通用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

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

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舊校云

蓋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

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

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此之謂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與上小畜初九復自

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乎動而無

咎故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復始今無有異故卒有喜也

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欲多○臨財各本列近則持

諫列位也持將眾則罷怯罷勞也以此厚望於主豈不

難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舊校云可一作不臨財

物資盡則為已盡猶略也無不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

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故榮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

獲厚為誣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詐誣之道君子

不由由用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

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者則國無患而使用之未必然也使無

患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猶尚惡安

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諄

言身者已所自制也釋已

而不修故曰奪乎所不制乃諄謬之道也

未得治國治官可也

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

人者未任為大臣但可小政也

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

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

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

以其孝得於親則知

必忠於君也以其所行能高仁義知必輕身故可以知其未得也

古之事君者必先服

能然後任

服其能堪任也

必反情然後受

反情常內省也受受祿也

主雖過

與臣不徒取

過多

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

之行也

大雅大明之七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疑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

惑忠臣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衰亂桓公之

之行也薨蟲流出戶蓋不聽管仲臨終之言因諷鄭君○案務大論鄭君問被瞻義不死君不亾君殊不如注所言

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嗣君平侯

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薄疑事見審應覽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旗覆也○旗當與綦同乃極盡之義舊校云旗一作

褶一作揭梁伯子云觀注訓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

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湯欲繼禹而不成既

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

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

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之名

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二字當衍其一夏書曰天子之

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也逸書故務在事事在大事為地太

則有常祥不庭岐毋羣抵天翟常祥不庭羣抵岐母天翟皆獸名也不周

○此雖山名然不應獨舉當亦與上文為一類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皆獸名不周山

在翟○蟻蛆未詳所出或水大則有蛟龍龜鼉鱣鮪魚二斤

為蛟龜可作羹傳曰楚人獻龜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鼉

鼉鼓辭辭鱣鮪皆大魚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逸

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

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
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
萬夫之長可以

生謀長大也大故可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

也淮南記曰蠹房不能容鶴非此之謂也新林之無長木也言未久也凡謀物

之成也必由廣大眾多長久信也季子曰後務大篇作孔子曰梁

仲子云案孔叢子論勢篇子順引燕雀爭善處於一室

先人有言云云則作孔子為是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區孔叢作煦煦自以

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

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

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

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

○後句上有而字此脫

其為竈突近

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

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

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

賤交相為恃。

○後作贊

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

淮南

記曰牛馬之氣烝生蟣蝨蟣蝨氣烝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定賤小在於貴大

解在乎薄

疑說衛嗣君以王術。

見務大論

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

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東西之後君號也說見務大論

及匡章之難惠子

以王齊王也。

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此見愛類篇

以王諭大

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

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

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

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

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

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

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

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論王喬王有大德。此只愛聯。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其五總校王詒壽分校

許德裕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鎮洋畢氏校本

孝行覽第三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夫必己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魯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

有也故曰必務本 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 務猶求也

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 眾多也 務其本也務本莫

貴於孝 孝為行之本也 行於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

天下譽 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

國之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

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

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

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

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

也紀猶貫因也案初學記十七引紀上有綱字注女媧當在神農前所紀五帝文有訛脫當云黃帝軒轅帝

顯頊高陽方與下相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

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

先本後末先近後遠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

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

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所以治天

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

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也究於四海究極也此

天子之孝也會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

體敢不敬乎敬畏慎居處不莊非孝也莊敬事君不忠非孝

也忠正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

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軻勇於義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

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

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也

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案禮記祭義聖作道所謂貴貴為其近

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

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

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毀

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為免沒溺畏險之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注免字舊本作逸訛今改

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

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不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

上漏下溼故曰養體之道也
目之道也
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
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
正六律

黃鐘太蔟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
五聲
五聲宮商角徵羽
襍八音養耳之道也

八音八卦之音襍會之
以聽耳故曰養耳之道
熟五穀烹六畜
餼煎調養口之

道也
口腹故曰養口之道
餼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

之道也
餼顏色以說父母之道
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

謂善養矣
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
性可謂為善養親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

足癆而數月
○舊校云一作三月下
同案祭義亦作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門

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癆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敢問其故也故事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也而汝吾聞之

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

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

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嚴親之遺躬

也體躬民之本教曰孝本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

之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父

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

此者也此皆祭義之文舊本獨禮者履此者也履義

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

生也

○舊校云順一作慎

刑自逆此作也

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碎

也作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

雖久無所得

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

得賢人與之共治以立其功名故曰

得賢之化也

非賢其孰知乎事化

○事化承上文之言舊校云化一作民本又作名皆

訛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侏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

之中

侏讀曰莘

獻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

焯猶庖也

察其所以

然

察省

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

任身為孕

夢有神告之曰日出

水而東志毋顧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

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

○以其生於伊水故名之伊尹非有訛也而黃氏東發所見本作故命之曰空桑以為地名且為之辨曰此書

第五紀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未

生已有空桑之地矣盧云案黃氏所据本非也同一因

地命名不若伊尹之確張湛注列子黃帝篇此伊尹生

伊尹生於空桑引傳記與今本同尤為明證此伊尹生

空桑之故也○舊校云生一作出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

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

有伊氏喜以伊尹媵女○舊本作以伊尹為媵送女段云說文伊字下引呂不韋曰有

伊氏以伊尹倂女倂送也則為送二字明是後故賢主人所增入媵已足送無煩重彙言之今刪正

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以用也。御覽四百二作無不以也。

又此下舊本有一為字衍竝依御覽刪正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為勝言必

行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主故曰相得然後樂也不謀而親不約

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皆盡也危難也勤苦也志懽樂

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也固必士有孤而自恃人

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熄滅也社稷必危殆故

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

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續耳尸子韓非子作續耳漢書人表作續身

皆隸轉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乃得而用之失之。舊校云之德一作

道德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

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

少選須臾之間也志在流水進而不解也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

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音故曰為

世無足為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

其治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

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若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

為之從湯得伊尹祓之於廟○風俗通祀典引此句下

千里也有薰以萑葦四字續漢書

禮儀志中注亦燭以燿火釁以犧狼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

同今本脫去耳燿以燿火於枯臬燭以照之釁以牲血塗之曰釁燿讀曰權衡之權明日設朝而見

之說湯以至味為湯說湯曰可對而為乎對字訛當作得御覽八

百四十九作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

可具法三羣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水居者腥肉攫者臊

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臭腥也肉攫者

食者食草木謂麋鹿之屬故其臭羶也臭惡猶美皆有所以臭惡猶美若

各有所用也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

曰水最為始五味鹹苦酸九沸九變火為之紀紀猶節也

然後成故曰火為之節。○舊本正文時疾時徐滅腥去
作火之為紀今從御覽乙正與注合

燥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治除
燥腥勝去其臭故曰必以

其勝也齊和之節得其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
中適故曰無失其理也

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
自從也鼎中之變精妙

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
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諭說

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望毫毛之近而
中藝於遠也御者執

轡於手調馬口之和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
陽之化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

有異功也。○注馬口似當作馬足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
飪也論語云

失飪甘而不噍噍乃噉字之訛後審時篇得時之黍
食之不噉而香玉篇於縣切又酉陽雜

組亦云酒食 酸而不酷 ○案王篇引伊尹曰酸而鹹而 甘而不噉 ○不藥酉湯襍俎亦是噉字 鹹而

不減辛而不烈 澹而不薄 肥而不膩 言皆得其中適○ 膩字書無攷案今

人言味過厚而難入口者有 虛侯虛交二音豈本此歟 肉之美者 猩猩之脣 獾獾

之炙 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獾獾鳥名其形未 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注或作濩濩則

此獾當作灌獲亦當作濩若獾從豸則是獸名今注云 鳥名則當如山 雋鱣之翠 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

海經所說也 ○雋乃燕字之訛初學記與 文選七命注皆作燕選注雋作雋則子規也禮記內則

有舒鴈翠舒鳥翠注尾肉也 皆不可食者今閩廣人以 此為美翠亦作驛廣雅驛驛驛也說文作述蕩之擊 獸

擊讀如椴椴之椴擊者踏也 形 旄象之約 旄旄牛也在 則未聞 ○初學記引作迷蕩

也在南方約飾也以旄牛之尾象獸之齒以飾物也一曰約美也旄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案此論味之美者

何忽及於飾乎楚辭招魂士伯九約王逸注約屈也九屈難解屈必是屈之訛玉篇云短尾也今時牛尾鹿尾

皆為珍品但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流沙之西丹山之

南有鳳之丸丸古非字也流沙沙自流行故曰流沙在燉煌西八百里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

二處之表有鳳皇之非沃民所食食鳳非也沃之國在西方○見大荒西經魚之美者

洞庭之鱖東海之鮪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也鮪鮪魚名也一云魚子也醴水之

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

○東山經注引澧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梁仲子云此注不解百碧疑當從下文作若碧蓋青色珠也

翟水之魚名曰鱮其狀若鯉而有翼翟水在西極若如也翼羽翼也○西

山經泰品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鱈魚形狀與此同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從

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

蘋水藻也○郭璞以蘋即西山經之藟藟壽木之華壽木之華崑崙

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可以已勞指姑之東○舊校云指一作枯

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指姑之東案齊民要術十引作

括姑則枯亦括之訛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

南方淮南記曰軼鷄雞於姑餘是也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食之而仙也○注鷄雞舊訛作題難今據淮南覽

冥訓餘督之南舊校云南極之崖舊校云有菜其

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餘督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故曰嘉樹食之而靈若碧青色○注靈字舊作虛今據齊民要術十改正陽華之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閒雲

夢之荒 雲夢楚澤芹生水涯。孫云說文艸部莖字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莖徐鍇云此呂氏春秋伊尹

對湯之辭其為狀未聞盧云案說文有遊字云菜類蒿周禮有遊菹又有芹字云楚葵也俱巨巾切又出莖字

驅喜切今案莖亦是芹凡真文韻中字俱與支微齊相通不勝枚舉但以從斤者言之如沂圻旃祈頎蘄等字

皆可見祭法相近於坎壇讀為禳祈左氏傳公子欣時公羊傳作喜時謚法治典不殺曰祈祈亦作震則可知

莖之即為 芹無疑矣 具區之菁 具區澤名吳越 浸淵之草名曰土

英 浸淵深淵也處則未聞 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

桂 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 越駱之菌

鱸鮪之醢 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鱸鮪大魚也 大夏之鹽

宰揭之露其色如玉 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

鹽宰揭山名處則未聞。梁仲子

云初學記引作揭雩之
露其色紫御覽十二同
長澤之卵
長澤大澤在西方大
鳥之卵卵大如甕也

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
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
不周山名在西北方崑

崑崙之陽山之稌南海之秬
山南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
山南海南方之海稌關西謂

之麩冀州謂之繫秬黑黍也
○孫云案說文禾部秬字
注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秬注麩舊訛糜

又繫舊訛堅
水之美者三危之露
三危西
極山名崑崙之井
井泉

沮江之丘名曰搖水
沮漸如江
旁之泉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

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
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
水泉東流經於冀州故曰之原

原本也○曰山當是白
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沙棠木名
也崑崙山

有之○見
常山之北投淵之上
有百果焉羣帝所食
有

曰果無覈曰蒰羣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

帝眾帝先升遐者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青鳥崑崙山之東二處皆有

甘櫨之果○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

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此或誤記說文櫨

字下引作青鳥師古漢書注訛作青馬海外北經注引

作有甘粗焉粗音浦濱也橘所生

粗黎之粗又不同江浦之橘雲夢之柚也生江北則為

枳雲夢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出於蟠冢東注

澤出柚於江石耳菜名也所以

致之致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

備味也龍行迅謂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

之遺風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者止彼在己謂

先知道疆取也道謂仁義天下之道道者止彼在己謂

他人已成而天子成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天子成

則至味具

天下貢珍故至味具

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

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要約也越越輕易之貌業事也聖王

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化之豈必越越然輕易多為民之事也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

似緩謂無為也急謂成功也

似遲而速

以待時

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入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也還歸二年似遲也甲子

之日尅紂於牧

野故曰待時

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

王季歷文王之父也勤勞

國事以至薨沒故

有不怠羨里之醜時未可也

紂為無道拘文

文王哀思苦痛也

王於羨里不忘其醜恥也所以不伐紂者天時之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

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文王為紂所拘於羑里之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

相女童擊鐘鼓示不與紂異同也武王以此為恥而不

忘也○王門即玉門古以中畫近上為玉字玉三畫正

均即玉字淮南道應訓注云以玉飾門也注擊字立十

舊本缺據淮南注補又下脫異字亦案文義補立十

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立為天子也甲子之日尅時固不

易得也固常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

士○史記太公望東海上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賢君

人也此云河內不知何本文王賢文謚也經天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

視文王之德能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僚也王

○此注訛舛顯然劉本注本改子光二字為夷昧之子光為

而實非也梁伯子云史記以吳王僚為夷昧之子光為

諸樊之子漢書人表亦以僚為夷昧子而公羊襄廿九年傳謂僚者長庶左傳昭廿七年正義據世本以僚為壽夢庶子夷昧庶兄而光為夷昧子先儒皆從史記不從世本乃高氏於當染簡選察微三篇注云夷昧子光於忠廉篇云光庶父僚皆依世本為說此處若依劉汪改本是又依史記為說且誤解公羊長庶一語以為夷昧之庶子而不自知其矛盾矣盧云案此注但當改庶長子為庶父便與前後注合且下文王子光即於此注內帶見亦是今去子光而改夷昧尚賸一王字未去所改未為得也

客有言之於王子光

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

光惡子胥之顏貌不受其言辭謝之

也

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

請問也惡

也

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

故事願命王子居

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

言於重帷中見

衣若手者為說霸國之說也許諾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

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說

子光大說其將必用之也也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

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

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

柏舉楚南鄙邑九戰九勝追北千里北走昭王出奔隨遂有郢

郢楚都傳云五戰及郢也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恭王之

改名熊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父兄故子胥射其宮鞭其墳也鄉之耕非忘其父之

讎也待時也鄉曩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墨者有田鳩欲

見秦惠王

田鳩齊人學墨子術
惠王孝公之子駟也

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

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

如秦也

如之

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

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

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

之而近也

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

不成其王有

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

與影不可離

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人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也

故

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

分大竄藏勤勞注大字疑火

之訛卽別字

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

舜是也

有從千乘而

得天下者

湯武是也

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

太公望伊尹傳說是也

有

從匹夫而報萬乘者

豫讓是也趙襄子兼土拓境有兵車萬乘豫讓為智伯報之襄子高

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

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

水凍方固

也固堅

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

而不遇時無功

五稼非春不生智者之功非時不成

方葉之茂美終日采

之而不知

不知其葉之盡也

秋霜既下眾林皆羸

羸葉盡也

事之難

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

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始也

鄭子陽之

難獬狗潰之

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獬狗者誅之入畏誅國人皆逐獬狗

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眾因之以殺子陽高國

眾因之以

殺二子逐失牛之亂如逐獬狗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

況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廄嘆然未見芻也無聲飢狗

盈窖御覽八百九十六作宮字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

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

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

徐州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於天下是以魯國略取徐州也邯鄲以壽陵困

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附是以衛人取其繭氏之邑也以

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

取之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

之天不再與時不久畱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

與時不久畱日中則昃者也

首時一作宵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

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

可為未春無可為生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

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

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也久彰而愈

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

弗能禁

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為不忠不信人人自為忠信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

故善

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

當亦然

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

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

興作也

久

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

讎用也

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

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禁止也

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

起變之而見惡

郢楚都也楚人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用四楚俗

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

賞罰易而民

安樂

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從正故安樂也

氏羌之民其虜也

氏與羌二種夷民言

氏羌之民為寇賊為人執虜也

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

焚燒也

皆

成乎邪也。不得天之正氣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

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昔晉文公將與

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柰

何而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古咎與舅同咎犯對曰臣聞

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詐者謂詭變而

用奇也。舊校云一本作以力戰之君亦詐之而已文君不足於力以詐戰之君不足於詐

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

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

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

言也言謀

而敗楚人於城濮

也敗破

反而為賞雍季在上

首上

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

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

之言一時之務也

務猶事

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

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

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

則成焉

移猶歸

成乎詐其成毀

雖成必毀

其勝敗

雖勝後必毀敗

天下

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裁也

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

也

居五霸之一

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

也同等

秦勝於

戎而敗乎殺

秦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

殺大破之

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

莊王服鄭勝晉於邲故曰勝乎諸夏

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

武王得之矣

猶得

知故一勝而王天下

一勝

眾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

獨外也

亦從內發之也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

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

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韓非難一淮南記論人間訓說苑復恩篇古今人表高赦竝作高赫史記趙世家

作高共徐廣

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

曰一作赫

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獨吾是以先之仲尼聞

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

失禮一人謂高敖。王伯厚云趙襄子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辯其妄為六軍則不可易

輕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

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觴酒器也。孫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為酒器遂定

三家韓魏趙也豈非用賞罰當耶當正也

義賞不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

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故桀

紂雖不肖其亾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

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

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亾也桀紂不亾雖不肖辱未

至於此至於此滅亾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

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

功名揜也亾國之主不聞賢亂以揜也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虛

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由耕耨始也故曰

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

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說

苑權謀篇四水進諫語與下文略同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

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臾之名不

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正文其王舊本脫其字今據注增王若重幣卑辭以

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句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

王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

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

土鄰境道易人通說苑無人字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

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

十七隄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九江說苑作三江故曰非吳

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

仇也

御覽八百四十養作參

財匱而民恐

說苑作怨

悔無及也不若

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數術

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

饑代事也

先王謂闔閭也代更也

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

不然

吳王夫差

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

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

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

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禽

夫差吳王也禽為越所獲

楚王欲取

息與蔡

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國名

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

得息柰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

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為姨傳

曰吾姨也此之謂也○案此乃蔡哀侯也注誤又女弟當作女兄弟

吾請為饗息侯與其

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

○舊校云而一作以

楚王曰諾於是與

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

不勞師徒而得之曰取傳曰易也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

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

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

子也服衰謂暮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取代也

太子敬諾簡子死

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

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

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

俗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

歸舊校云一作反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

弟姉妻之案弟姉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代君許

諾弟姉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於代者非一事故言萬

也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

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傳無州字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

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馬郡盡似當在上節

之下言善馬俱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

盡也注欠順

也置兵其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作之

可以殺人酣飲酒合樂之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首碎故腦塗

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

其妻遙聞之狀疑之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

笄之證舊校云一作山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

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然而後世

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

假令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

六曰長攻火之天也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不復

慎其為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

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

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也水潦川

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

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苦勞也舜

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也○注其未遇時

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水利濯灌編蒲

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患難也

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

振殷殷無不戴說

振振殷殷眾友之盛○孫云振振王元長曲水詩序殷殷均乎姚澤李善

注先引此作陳陳殷殷無不戴說高誘曰殷盛也後又

引此作輒輒啟啟莫不戴說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

殷殷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案此所

引蓋呂覽別本又廣韻一先有轉字在田字紐下引天

子轉轉啟啟莫不戴悅注喜悅之貌又十九臻有啟字

引呂氏春秋注云殷殷動而喜貌輒轉啟啟皆與呂氏

今本不同而又互異說文欠部啟

云指而笑也然則从攴从受皆非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

伯厚云疑與咸邱蒙盡有之賢非加也也加益盡無之賢

同一說而託之於舜非損也減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亾虢而虜晉

非損也減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亾虢而虜晉

號當為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繆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匹虢誤矣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

其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

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繆

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

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

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

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御覽四

有號曰五穀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百二此下

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

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

不糝宰子備矣

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此之謂也故曰宰子憊矣

孔子弦歌於

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

○舊校云伐一作拔案風俗通窮通篇作拔

窮於陳

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

藉猶辱也○案藉陵藉也

夫子弦

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

醜猶耻也顏

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

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莊子讓王篇

及風俗通俱作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

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道○拘莊子風俗通並作抱以遭亂世之患

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

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眾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

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

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麗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為霸君

故曰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也返更

取瑟而弦歌烈然返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

然作抗然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

言不能知孔子言樂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其達亦樂樂兼

也下所樂非窮達也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

得道之人不為窮極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

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許由虞乎潁陽虞樂也潁

陽輕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而共伯得乎共首

山在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也共伯得乎共首

何書也○梁伯子云共伯值厲王之難攝政十四年乃

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共伯歸共國得乎共首所謂
逍遙得志乎共山之首云爾安得有棄國隱山之事開
春論注又以共伯為夏時諸侯大誤盧云案誘時竹
書紀年猶未出故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

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

○句下當疊一時字

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

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

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

達徒七十八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為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

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見大用裁至於司寇

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

言不知聖人不

能用之所以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

絕所以亂也多幸愛不肖之人而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

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處居

為苟易邀於俗取容說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動則量力凡

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

遇惡得不苟惡安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達通也人之

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舊校云善一作喜客有以吹籟

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籟二孔籥也繆五聲無失越王不善

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鄙也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

言不肖而歸之故
日亦有如此者也
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

必生也
謂終死
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

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
藏私財也
姑、妯、知之曰爲我

婦而有外心
釋名俗或謂舅曰章又曰
不可畜因出

之
以爲盜竊犯七
婦之父母以謂爲己說者以爲忠終

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所
宗廟之滅天

下之失亦由此矣
亦由此不理者故宗廟
故曰遇合也

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

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
黃帝說之
黃帝曰厲女德而弗

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勅厲女以婦德而不忘失付與女

以內正而不衰疏故曰雖醜何傷明說惡也○厲舊作屬案屬與下付與意複觀注以勅為訓則當作厲字因

形近而訛今并注俱改正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

受也文王嗜昌蒲菹昌本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

三年然後勝之勝服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

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也海上人有說其臭者

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也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

曰敦洽讎麋椎顙廣顏色如漆赭○麋舊作麋案李善注左太冲魏都賦劉

孝標辯命論竝作麋御覽三百八十二同初學記作眉與麋同今定作麋椎舊本作雄校云一作推案魏都賦

注作椎今從之廣韻作狹頰廣額顏色如漆今漆赭舊

本作浹頰校云一作沫赭沫或沫字之誤沫即漆字辯

命論注作漆赭今從之初垂眼臨鼻舊校云長肘而

學記作色如漆無赭字眼一作髮長肘而

盤盤股也○盤即戾字不當訓胠案選注引正文作陳

侯見而甚說之○選注引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外使治

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

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舊校云客有

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合曰

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不知無所知也知而使之是侮

也慢侮且不知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喪滅

也之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讎麋貌惡足以驚人而友

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亾而友不衰友愛敦洽讎麋無有出上

者也楚怒而伐之以至於滅而愛之不衰廢也夫不宐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洽讎

麋醜惡無德不宐見遇而反見遇如此者不必久故曰必廢也宐遇而不遇者此國之

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宐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不治所以亂也

世不知賢不肖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宐遇而不遇也

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志德也三

者弗能國必殘亾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

十猶尙幸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賢聖之後

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舊校云賊一作殘豈能獨哉陳舜之苗裔也故曰

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為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殺之比干紂之諸父

也諫紂紂剖其心視之故曰戮○箕子狂惡來死紂之

此處龍逢各本皆不作逢仍之庶父也見紂之亂而佯狂也惡來飛廉之子紂諛臣也武王殺之桀紂殺忠臣人主

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

夫差不欲與越糴夫差不信之不從其言以鴟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莫宏死藏其血三

年而為碧莫宏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

寅叛其君萇宏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媾萇宏事
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萇宏不當
其罪故血三年而為碧也○衛奚左傳作衛後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疑曾子悲

孝已殷王高宗子也曾參以其至孝見疑於其父故為之傷悲也○

注以字舊脫今補

莊子行於山中

○舊校云行一作過

見木甚美長大枝

葉盛茂

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五十二篇

本漢志今本十卷三十三篇

伐木者止其刃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

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

故人之家

舍止也故人知舊也

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

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

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
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舊校云一作以不

能鳴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

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

然無詆無訾○莊子山木篇作無譽無疵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

有專為一專一上一下以禾為量禾三變故以為法也一曰禾中和○注禾三變

謂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見淮南子繆而浮游乎萬稱訓高誘注舊本三上有兩字衍今刪去

物之祖祖始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物言制作

喻天地不在萬物中故曰不物若制此神農黃帝之所禮者不制於禮也不以物自累之也

法法則也神農少典之子赤帝也居三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轅氏也得道而仙言二

帝以此為法則者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轉成則

毀大則衰廉則判廉利也判缺傷尊則虧直則骫尊高也傳曰

曰則虧骫曲也直不可久故曰直則骫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此之謂也○此約小雅谷風之詩無草不死無木

不萎二語而失之合則離愛則隳隳廢也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

則人謀料之不肖則人欺詐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

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淤沙為耦蓋

地名也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

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列子說符作步而去盜相謂曰此天

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劫奪其財

不以禮為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

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蹤也於是相與趨之趨逐也行三十里

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缺為賢人故○盧云知與不知注皆不得本意當云牛

缺使盜知其為賢人故也下注當云孟賁不使船人知其為勇士故也此則與上文一意相承所謂如此如彼

皆不可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章懷注後漢書鄭太傳引孟賁過河先於其伍古

伍字作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先其伍超越次顧不知其

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植豎指直

○御覽三百六十六鬢作鬚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動也播散也入猶投也

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涉無先者無敢先又況

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知與不知皆

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之近無愁難蓋有

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盧云此二句頗似注

上注猶未可必之下正相照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

合注末一也字當為衍文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

年傳曰宋桓魋之有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魋桓魋出奔

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王也此云王使人

問珠復妄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

相及也紂為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和調何益和

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盧云此注又錯說本意謂當紂之時善人亦不得免焉如魚之安處於

池而適遭求珠之害故曰和調何益終篇皆言處世之難必耳高氏意常歆羨秦市之金豈亦知己之亦多誤

乎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舊校云帷一作帳聚居眾無不趨過之必趨

輿隸媼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也定安不終其壽內熱

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禠而內偏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舊校云一作

棄世謂不羣也不食穀實不衣芮溫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身處山林

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獨此之謂

也○舊本作治衷不外調孔子行道而息○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演

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引此作孔子行於東野

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

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

○選注引作子耕東海至於西海與淮南人閒訓同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

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孰猶

嚮之人謂子貢也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方術外

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

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

者不必在人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必已

○一作本知一作不遇

必曰一計不也

若不必其人善也必其日無不樂矣

不必良愛婦愛人善也必良婦愛善人也善于必其日

必其可必善善者之自其也善人而不必良婦愛人而

行善也一報說而與之德也此其無式也而離行也

人大歸其情曰德亦善也此其報也德也德之人

然西商與並南人開臨同善惡何善不合午之禾其也

并病之曰精理人曰午不抹然東商善不惟然西商也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德裕校

許德裕